

松 山 大 学 論 集
第 33 卷 第 6 号 拔 刷
2 0 2 2 年 2 月 发 行

论词语的默认值对汉日语语法语用的影响

王 占 華

论词语的默认值对汉日语语法语用的影响

王 占 華

1. 默认值与词语的默认值

1.1 默认值 (default value) 是计算机软件系统经常使用的概念, 指软件的某个属性、用法、参数在出厂时被设定的初始值。如因特网的浏览软件有若干种, 视窗系统的计算机在出厂时一般设定为 Internet Explorer。再如 word 拥有多种语言的对话框和标示文字, 可以用来作成多种语言的文章。作为与计算机同时出售的原始软件, 在出厂时根据所使用的区域不同, 其工作语言被事先分别设定为英语、日语、汉语等。这些设定的依据, 是生产者和使用者之间的“默契”。即生产者认为使用者一般会这样使用, 使用者也相信生产者会这样设定。上述设定的具体内容, 就是这些软件的默认值。

1.2 语言中的词语也有其默认值, 这就是该语言的使用者“不约而同”地认定的某类或某个词语所具有的“可以意会, 无需言传”的与生俱来的语义成分。如“鸟”的“会飞”、“鱼”的“生活在水里”等, 就是汉语的使用者对这两个词的默认值。再如, 在不加说明和注解的情况下, 对「花」这个词, 日语的使用者的“第一理解”一般是「桜」; 对「お酒」, “第一理解”一般指“日本清酒”, 不包括“啤酒”等。换言之, “会飞”、“生活在水里”是“鸟”和“鱼”的默认值。「桜」、「日本清酒」, 是「花」和「お酒」的默认值。

1.3 因词性不同, 词语的默认值可分为“数量默认值”、“程度默认值”、“结果默认值”等。因语言所承载的文化内涵不同, 词语的默认值又可分为“语

义默认值”、“社会默认值”等。因历史年代不同，词语的默认值还可分为“历时默认值”、“共时默认值”等。不同的语言既有相同的默认值，即“共性默认值”，也又不同的默认值，即“个性默认值”。本文以考察汉日语的语义默认值为主，在进行具体分析时，也涉及部分社会默认值，揭示它们对两种语言的句法结构和语用范式的影响，为语言类型学的研究和两种语言的二语教学、习得提供参考。

1.4 在关于汉语和日语的先行研究中，涉及到类似问题的研究有很多。如池上嘉彦（1981）关于「する」和「なる」的研究、内田庆市（1981）关于结果补语和否定射程的研究、大河内康宪（1985）关于量词的个体化机能的研究、Tai. James（1984）关于汉语语序的研究、荒川清秀（1986）关于汉语动词意义阶段性的研究、陆俭明（1988）关于现代汉语数量词的作用的研究、郭锐（1993、1997）关于汉语谓语性成分的时间类型的研究、沈家煊（1995、2004）关于“有界”与“无界”以及语用原则、语用推理和语义演变的论述、中川正之（1997、2005）从类型学的角度对汉、日、英语异同的论述、三原健一（1998）关于结果蕴涵的研究、彭广陆（2000）关于结果补语的研究、古川裕（2001）关于“显著性”与汉语句中名词的“有标性”的研究等。这些研究不乏对语料的深入发掘和观察的独特视角，有很多真知灼见。不过，似都未从默认值的角度对所观察讨论的现象予以解释。本文拟以这些研究为出发点，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加上我们观察到的一些语料，尝试从词语默认值的角度分析解释一些语法、语用现象的成因。

2. 名词默认值对汉日语语法、语用的影响

2.1 这一部分主要从语义默认值的角度考察讨论汉日语名词默认值的差异及其对语法、语用的影响。据我们观察，汉日语名词语义默认值的不同，主要体现在处所默认和数量默认上。

2.2 首先讨论名词的处所默认值。在日语母语者说的汉语里，常常能看到

下面这样的句子：

- * (1) 他慢慢地从山下来了。
- * (2) 这个星期天咱们去海游泳怎么样？
- * (3) 你在这儿等一下，我去我的车拿点儿东西。
- * (4) 老师，请你把考试的时间写在黑板，好吗？

而汉语母语的日语学习者，则往往说出：

- △ (5) 黑板の上に試験の日時が書いてある。
- △ (6) 壁の上に世界地図が一枚掛けてあります。
- △ (7) 先生は教室の中から歩いて出てきました。
- △ (8) 私はその服をテレビの中で見たことがある。

(*表该句是非句，不能说。△表句子不自然。?表该句的自然度可疑。下同。)

不难看出，(1)是日语「彼はゆっくりと山から降りてきた」的直译，(2)~(4)分别受了日语的「海に行く」「車に行く」「黑板に字を書く」的影响；而(5)是汉语“黑板上写着考试的时间”、(6)是“墙上贴着一张世界地图”、(7)是“老师从教室里走出来了”、(8)是“我在电视里看到过那件衣服”的直译。

2.3 我们认为，出现上述偏误的原因在于汉日语名词的处所默认值不同。对这一不同可做如下概括：

[1]. 日语表自然物的“山、河、湖、海、江、池、泉”等的名词，都有“处所默认”，日语母语的使用者默认它们分别是一个“地点”，所以，这些词在语句中都可以直接作目的地或出发点，即可以说「山・河・湖・海・江・池・泉に行く/来る/まで」或「山・河・湖・海・江・池・泉から+移動動詞」，而汉语的“山”只是“地面上的土、石形成的高耸的部分”，“河”只是“天然的或人工的大水道”（引自《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海、江、池、泉”的义释从略），

都没有“处所默认”，都不能单独在语句中用作目的地或出发点。表目的地或出发点时，或者要说具体的“泰山、渤海、黄河、西湖”等特定的“山、海、河、湖”，或者要在这些词的后面加上方位词，如“山上、海边、河畔、湖旁”等。

[2]. 日语表“黑板、墙壁、门窗、广告牌、屏风、信封”等利用其垂直平面的物体的名词，也有处所默认，可以直接作为“承载体”在语句中作为处所使用。而汉语的这类名词只表“用木头或玻璃等制成的可以在上面写字的平板”等物体，在语句中不能单独表处所，表处所时需加上方位词。除了上面的例子之外，再如：

(9) Word を使って封筒に宛名印刷する方法を解説します。

*说明用 Word 往信封印收信人姓名的方法。

说明用 Word 往信封上印收信人姓名的方法。

(10) ドアに鏡を取り付ける。

*往门安镜子。

往门上安镜子。

(11) ルームナンバーシールをドアに貼り付けます。

*把房间号码的贴纸贴在门。

把房间号码的贴纸贴在门上。

(12) これは室外機と一体型で、窓に取り付けできる「窓用エアコン」です。

*这是可以安装在窗户的“窗用空调”。

这是可以安装在窗户上的“窗用空调”。

(13) この新商品はガラスにペタッと貼るだけのカードケースで、物件情報などのチラシを挟み、ガラスに貼るだけで設置完了。

* 这个新商品是牢固地贴在玻璃就可以的卡片夹，把房屋信息等传单夹好，贴在玻璃就设置完了。

这个新商品是牢固地贴在玻璃上就可以的卡片夹，把房屋信息等传单夹好，贴在玻璃上就设置完了。

(14) 私は近視なので、あの看板に何の字が書いてあるか分からない。

? 我是近视，看不清那个广告牌写的是什么字。

我是近视，看不清那个广告牌上写的是什么字。

(15) 家庭用プリンターで出力した印刷物を看板に貼る。

* 把家用打印机印出的东西贴在广告牌。

把家用打印机印出的东西贴在广告牌上。

(16) 坊主が屏風に上手に坊主の絵を描いた。(早口言葉)

* 和尚在屏风和諧地画了和尚的画。(为符合绕口令的语体，姑且用“和諧”译「上手だ」。

和尚在屏風上和諧地画了和尚的画。

[3]. 日语表“桌子、床、书架、椅子、地板、垫子、被子、褥子、床单、榻榻米”等利用其水平平面的物体的词，同样有处所默认，因此，可以单独表处所。其证明就是可以直接与「に」接合。不过这类词与表垂直平面物体的名词不同，除了直接与「に」接合的用法之外，还有「～上に」的形式。汉语的这类词亦如其他名词，没有处所默认，作为处所使用时，必须加上方位词。下面是实际语料中的日语两种形式的例句：

(17) 女子の机に花瓶を置くのっていけないことですか？

* 不能在女孩子的桌子放花瓶吗？

不能在女孩子的桌子上放花瓶吗？

- (18) 亡くなった生徒の机の上に花を置く理由はなんなんでしょう。
 在去世的学生的桌子上放花瓶的理由是什么？
- (19) 小さいお子さんがいて防音効果を上げたい時に畳にカーペットを敷きたいと思う人はいる。
 * 有的人有小孩儿为了提高防音效果想在榻榻米铺地毯。
 有的人有小孩儿为了提高防音效果想在榻榻米上铺地毯。
- (20) 畳の上にカーペットを敷きたい時はダニ、カビ対策しよう。
 想在榻榻米上铺地毯时考虑一下防扁虱和发霉的对策吧。
- (21) フローリングに布団を敷いて寝ると、なぜ体が痛くなるのでしょうか。
 * 在地板铺被子睡觉为什么全身会疼？
 在地板上铺被子睡觉为什么全身会疼？
- (22) フローリングの上に布団を敷いて寝るようになって、腰が痛い。
 在地板上铺被子睡了以后腰疼。

对于「～に」和「～上に」这两个形式的区别，我们通过「看板の上にさらに看板を立てます」「机の上に置く棚」等说法的比较，认为前者的名词是作为处所被使用的，后者的名词作为位置的参照点被使用的。换言之，「～上」有区别其他位置的功能。我们对复数的日语母语者的咨询也说明了这一点。下面是咨询反馈的综合。

「机に本を置く」と「机の上

例えば、

A：本、どこに置く？

B 1 : 机に置いておいて。(「置く」に焦点があてられ、置く具体的な位置は定められず、広範囲の一つの選択肢であるイメージ・客観的な場面でも使用。)

B 2 : 机の上に置いておいて。(タンスの上、机の上、ベッドの上など具体的な置かれる物体がイメージとして描けます。)

「畳にカーペットを敷く」と「畳の上にカーペットを敷く」も上記の同じ(似た)ルールがあるように思います。

例えば、

A : カーペットどこに敷きましょうか?

B 1 : (ここの) 畳に敷いてください。(客観的。「ここの」の指示語省略できます。その場合、畳がある場所は一つしかない。)

B 2 : ここの畳の上に敷いてください。(床、畳の部屋が他にもあり、その中の畳のある場所に敷く、「ここの」を使用しなければ、(具体的な) 畳を強調しているイメージです。)

一般地说，水平平面物体总是处于相对较低的位置，而且被使用的总是“上面”，所以，被用「～上」来表示位置的频率很高。而垂直平面物体除了「看板の上」にさらに看板を立てます」之类的特例之外，很少被用「～上」的形式。下面这组例子也有助于说明这一问题。

(23) スーツ についての油溶性の汚れの落とし方法を説明する。

* 说明洗掉沾在西服的油渍的方法。

说明洗掉沾在西服上的油渍的方法。

(24) スーツの上にレディースコートを着る。

在西服的上面・外面穿女式大衣。

穿在身上的西服是一个垂直的平面，所以只在标明位置的时候采用「～の上」的形式。

[4]. 表屋宇、设施类的名词，如“房间、教室、图书馆、银行、商店、电影院、剧场、医院、咖啡厅、饭店”等，汉日语都默认它们是动作的场所和移动的终点（目的地）或物体的安放点。所以，在同“在”“去”“来”和「で」「に」「行く」「来る」等组合时，两种语言的这类名词都无需加其他成分。但表移动的起点（出发点）时，汉语区别“从外部出发”和“从内部出发”，表“从内部出发”时，需加上“中”或“里”，而日语不需要。这说明汉语并未完全默认它们的处所性，仍认为它们是密闭的建筑物。

[5]. 对浮动在地表面或水面的“汽车、电车、火车、飞机、轮船”等，日语默认它们可表移动的起点和终点，但对它们作为物体安放点和动作场所的默认并不彻底，除了偶尔可见的「電車で電話する外国人観光客の方に、なんと声をかけたら良いでしょうか。（*对在电车打电话的外国游客，和他们说什么好呢？·对在电车上打电话的外国游客，和他们说什么好呢？）」、「アフリカのギニア発トルコ・イスタンブール行きの飛行機で赤ちゃんが生まれ、飛行機が緊急着陸した。*在从非洲的几内亚飞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的飞机一个婴儿出生，飞机紧急着陆了。·在从非洲的几内亚飞往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的飞机上一个婴儿出生，飞机紧急着陆了」之外，基本上采用「～の中」「～の上」「車内・機内・船内」的形式，和汉语类似。

汉语除了不默认这类词是物体的安放点和动作进行的场所之外，也不默认它们能表移动的起点和终点，只认知它们是作为交通工具的物体。所以，既不能说“把行李放在车、在飞机看书”，也不能说“我去车、请你马上来飞机”等。虽然可以说“上车、下飞机、上船、下船”等，但其中的“车、飞机、船”仍是表“有一定高度或在水面上的交通工具”的名词，不是处所。

2.4 对汉日语名词的前面出现数量成分的差异，笔者在王占华（2015、2017）中从“足量准则”和“数量蕴涵”的角度做过讨论。经过几年的沉淀和再考察，我们意识到，这一差异，实质上也是两种语言的使用者对名词数量的默认值的差异。所以，本文从默认值的角度再做讨论，为维持我们考察研究这一问题

不断深入的思考脉络，保留了一些论述和例句。

2.5 大河内康宪（1985）注意到，一些汉语母语者说的日语句子里，常出现多余的「一つ」。如：

- (25) 右の方にひとつの山があります。（引自大河内康宪 1985。下划线、方括号、三角号和等号为引者所加。）
- (26) 新聞をあけると一枚の写真があった，それは……。

而日语母语者的汉语句子里，则往往在应该用“一／指示代词＋量词”的地方未用。如：

- △(27) 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地方住着 [] 老爷爷和 [] 老奶奶。
（むかしむかし、あるところに、おじいさんとおばあさんが住んでいました。=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地方住着一位老爷爷和一位老奶奶。）
- △(28) 老奶奶去河边儿洗衣服的时候，从上游漂漂悠悠地漂下来 [] 很大的桃子。（おばあさんが川でせんたくをしていると、ドンブラコ、ドンブラコと、大きな桃が流れてきました。=老奶奶去河边儿洗衣服的时候，从上游漂漂悠悠地漂下来一个很大的桃子。）
- △(29) 老奶奶把 [] 大桃子捞起来，带回家去了。（おばあさんは大きな桃を拾いあげて、家に持ち帰りました。=老奶奶把那个大桃子捞起来，带回家去了。）
- △(30) 老爷爷和老奶奶想吃 [] 桃子，没想到一切开，从里面跳出 [] 健康的男孩儿。（おじいさんとおばあさんが桃を食べようと桃を切ってみると、なんと中から元気の良い男の赤ちゃんが飛び出してきました。=老爷爷和老奶奶想吃那个桃子，没想到一切开，从里面跳出一个

健康的男孩儿。)

2.6 陆俭明(1988)指出,如果间接宾语是表示与行为动作相关的人或事物位移终点的处所宾语,那直接宾语一定得带数量词。如:

(31) *盛碗里鱼 盛碗里两条鱼

(32) *扔河里石头 扔河里一块石头

如果直接宾语是结果宾语,情况与此相同,前面也需要带数量词。如:

(33) *捂了孩子痱子 捂了孩子一身痱子

(34) *(蚊子)叮了小王大包 (蚊子)叮了小王两个大包

2.7 王占华·有働彰子(2003)注意到了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光杆儿动词+了+光杆儿名词”的组合,如“吃了饭”“看了书”等是黏着形式,只能包容在句内,不能独立成句的现象。

2.8 上述问题长期困扰着汉语研究与教学,先行研究虽然尝试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解释,但是说服力和覆盖面都不是很理想。

对2.5的现象,大河内康宪(1985)从汉语量词的个体化功能的角度做了解释。他认为,汉语的名词是表示抽象事物的不可数名词,只有加上“一个”等,变成可数名词,才能表示个别的、现实的和具体的事物。“一个”等数量成分具有使名词个体化、实体化的功能。与此相对,日语的名词没有这一需要。这一看法极具启发性,尤其是“日语的名词没有这一需要”的论断,启发我们从汉日语对比的角度探讨这一问题。具体的讨论详后。

孙朝奋(1988)也主张数量结构的基本功能不是有些研究所认为的“无定有指”,而是个体化。这与大河内(1985)的观点十分接近。对同一现象,中川正之(1975、1982)提出了“避免复数说”,认为汉语的光杆儿名词像英语的sheep那样,如果前面不加上“一个”,就成为复数。为避免对名词做复数的理解,所以前面要加上“一个”等。不过后来他的看法有所改变,在中川正之·李浚哲

(1997) 中认为,“避免复数说”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能解释“一个”等多用的现象,但不能解释所有的此类语料,特别是难以解释否定句里的“一个”。该文基本上又回到了大河内(1985)的“汉语名词抽象说”,对“量词的个体化功能”的论述做了补充的考察和论述。

2.9 对 2.6 的现象,陆俭明(1988)从构式(双宾语句式)的角度对数量成分的出现条件做了精准的描写,不过,未进一步讨论要求使用这一成分的动力。

沈家煊(1995)运用“有界”和“无界”的概念解释了这一现象,他认为这是人类在认知上形成的“有界”和“无界”的对立在句法结构上的反映。

具体地说,下面各例左侧的说法之所以不成立,是因为其中的动宾词组“盛碗里、搁碗里、扔河里、捂了孩子、叮了小王、来这儿、去那儿、掉地下”等都是**有界的**,而它们后面的“鱼、黄豆、石头、痲子、大包、人、学生、钱”等都是**无界名词**，“有界+无界”，两者不匹配，所以不能说。而像右边那样，分别加上“两条、三粒”等数量成分之后，“鱼、黄豆”等无界名词就变成了**有界名词**，“有界+有界”，两者匹配，各例就都成立了。

	有界+无界	有界+有界
(35)	*盛碗里鱼	盛碗里 <u>两条</u> 鱼
(36)	*搁碗里黄豆	搁碗里 <u>三粒</u> 黄豆
(37)	*扔河里石头	扔河里 <u>一块</u> 石头
(38)	*捂了孩子痲子	捂了孩子 <u>一身</u> 痲子
(39)	*叮了他大包	叮了他 <u>两个</u> 大包
(40)	*来这儿人	来这儿 <u>两个</u> 人
(41)	*去那儿学生	去那儿 <u>几个</u> 学生
(42)	*掉地下钱	掉地下 <u>五分</u> 钱

他对“有界名词”的定义是：

[1]. “凡是有数量修饰语的名词性成分都是有界名词”。

[2]. “专有名词也是有界的”。对“无界名词”虽然没有类似上述的定义，但从文中举的例子来看，是指“没有数量修饰语的名词性成分”。

史有为（1997）虽未涉及双宾语句式中的数量成分，但讨论了数量结构在动宾组合中的作用。他的观点也为解释这个问题提供了参考。他认为，不带数量成分的动宾组合是“事类”，而带数量成分的动宾组合是“事例”。如：

事类	事例
(43) 盖房子	盖 <u>一座</u> 房子 盖 <u>一次</u> 房子 盖 <u>一年</u> 房子
(44) 卖水果	卖 <u>三箱</u> 橘子 卖 <u>三回</u> 橘子 卖 <u>三个月</u> 橘子
(45) 吃饭	吃 <u>半碗</u> 饭 吃 <u>一顿</u> 饭 吃 <u>两小时</u> 饭

我们理解，“事例”就是在具体的时间、具体的场所由具体的施事施行的动作行为，“事类”是所有这样的动作行为的概括，或曰总称。在某种意义上，这与大河内康宪（1985）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

古川裕（2001）从认知语言学的视点出发，讨论了一些表“出现、存在、消失”的格式中的数量成分必有的原因，提出了“显著性原则”。他认为，表出现或消失的事物，在认知图式上是凹凸的事物，由于很显眼（salient），所以很容易被人们看作是“有界的个体事物”。在语法结构上，这种有界的事物需要用数量定语加以修饰，要以“显眼的形式”（即有标记的形式 marked form，亦即“数量名”词组）来表达。如：

(46) 老王家生了一个胖小子。

- (47) 前边来了一个老农民。
(48) 卧室里少了一张床。
(49) 奶奶辣辣地做了一碗汤。

表出现的“胖小子、老农民、汤”和表消失的“床”在认知图式上都是显眼的凹凸的事物，所以，要求用有标的数量成分修饰。他认为双宾语句和隐现句具有共同的认知基础，远宾语（直接宾语）指称的也是一个凸显的有界事物，语言表达上也需要用数量词加以标记。这样，对两种句式中的数量成分，就可以用“显著性原则”做出统一的解释。

古川裕进一步把汉语数量词的功能概括为三个：

[1]. 计数功能 (quantifier)。即表数量多少的功能。如“一个人”同“两个人、三个人”的对立就是计数功能的体现。

[2]. 分类功能 (classifier)。即根据形状给事物分类的功能。如“一个面包”和“一块面包、一片面包”的不同就是通过量词“个、块、片”标示的。

[3]. 个体化功能 (individualizer)。光杆儿名词指称非个体的无界事物，带有数量词定语的名词指称有界事物。

他认为体现显著性原则的数量成分实现的是个体化功能。应该说，他的研究以及对数量成分的概括，把传统研究提高到了当代语言学理论的高度，是对探讨这个问题的一大贡献。

2.10 对 2.7 谈到的“吃了饭”“看了书”等形式不能独立成句的现象，王占华·有働彰子(2003)在提出这一问题时并未意识到它同数量成分的关系，只是从信息结构的情报价值和信息结构的完整性的角度尝试做了解释。认为这类组合一般未传达新信息，不具情报价值，所以，不能单独成句，只能作为句子的一部分。

2.11 不言而喻，“汉语量词的个体化功能”、“有界”和“无界”、“事类”和“事例”、“显著性原则”的论断各有千秋，都为解释汉语名词在某些结构里要

与数量成分共现的动因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思路。但是，也各有不尽人意，有待进一步探讨的方面。

“量词的个体化功能”的观点认为汉语的名词是表示抽象的事物的不可数名词，只有加上“一个”等，变成可数名词，才能表示个别的、现实的和具体的事物。这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不能完满地解释同一名词在使用时前面的数量成分必有、可有、不必有的各种情况。例如：

(50) a 老师：下星期一期中考试，有问题可以随时问我。

? b 学生：我有 [] 问题，现在可以问您吗？

(51) a 这是朋友送给我的生日礼物。

△ b 暑假去云南旅行的时候，我在昆明认识了 [] 朋友。

(50) a 的“问题”前面不能出现“一个”，而(50) b 的“问题”前以加上“一个”等数量成分为好，很难认为这两个“问题”在语义和性质上有何不同。(51) a 的“朋友”前加不加“一个”两可，而(51) b 的“朋友”之前如果没有“一个”等成分则句子不自然。从 a 的“这”和“生日礼物”推论，送礼物的是“个别的、现实的和具体的“朋友”，这不能说“汉语的名词是表示抽象的事物的不可数名词，只有加上‘一个’等，变成可数名词，才能表示个别的、现实的和具体的事物。”

“有界”和“无界”是认知概念。使用不同母语的人的认知结果，虽然要借助不同的语言形式反映出来，但是，对于自然界的同一事物，比方说“鱼”、“石头”、“人”、“钱包”等，很难说母语是汉语的人认为是“无界”的，而母语是日语的人认为是“有界”的。但是语言事实是，尽管下面的汉语都不能说，但是与之对应的日语都能说。

(52) *盛碗里鱼 碗に魚を盛る

(53) *扔河里石头 河に石を投げる

(54) *来这儿人 ここに人が来る

(55) *掉地上钱包 地面に財布を落とす。財布を地面に落とす

此外，如果变换一下句式，说成：

- (56) 鱼盛碗里，鸡盛盘子里。
- (57) 石头扔河里了
- (58) 人来了很多
- (59) 钱包小心别掉地上

又都可以说了。如果采用“有界”“无界”的概念解释上述现象，在理论上有两种选择：

[1]. 认为(52)–(55)里的“鱼、石头、人、钱包”等汉语名词是“无界”的，后面的“盛碗里”“扔河里”“来这儿”“掉地上”是“有界”的，两者不匹配。但日语与之对应的「魚、石、人、財布」等名词是“有界”的，所以日语没有不匹配的问题。

[2]. 认为(56)–(59)里的汉语名词是“有界”的，后面的“盛碗里”“扔河里”“来了很多”“掉地上”是“有界”的，两者匹配。

很明显，不论选择那种，都会陷入二难推理的窘境，无法自圆其说。

此外，关于“有界名词”的定义在逻辑上也值得推敲。如沈家煊(1995：369)说，有界事物具有可重复性(replicability)，无界事物没有可重复性。桌子是有界事物，可以有一张桌子，两张桌子，三张桌子……n张桌子，水是无界事物，没有这种可重复性。又说“凡是有数量修饰语的名词性成分都是有界名词，例如：两条鱼，四桶水”。

让人不解的是：“四桶水”的“水”与没有可重复性的“水”是否同一个名词？前者是否后者的重复？可见，如果要用这一对概念解释数量成分的分布条件，还需要进一步的说明和阐释。

“显著性”同样是认知概念，不过比“有界”“无界”的概括层次高，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同样是表出现或消失的“显眼”的事物，为什么汉语需要使用数量名形式来表达，而日语不需要？在认知的层面上，仍难以一以贯之。

古川裕(2001：266, 267)列举的前例(46)~(49)，译成日语时数量成分都不

是必有成分。王占華·有働彰子(2003)关于信息结构和情报价值的观点也回答不了为什么日语的「ご飯を食べた」「本を読んだ」都自然成句的问题。

2.12 我们认为,汉语的名词之前是否需要数量成分,其根本的动因是该名词所处的结构是否要求其“有数”。陆俭明(1988)讨论的双宾语结构、古川裕(2001)讨论的表出现、消失、变化的存现结构,都要求其中的名词具有明确的数量,否则就不能准确表义,所以名词前的数量成分必有。

名词所处的句法位置不需要其“有数”的时候,名词前的数量成分也非必有。如:

表种类时:

(60) 鱼盛哪儿?

*一条鱼盛哪儿?

表单纯回指时:(区别于“指别回指”)

(61) 老奶奶去河边洗衣服。

*一位老奶奶去河边洗衣服。(此句本身能说,但表单纯回指时“一位”并无必要。表指别回指,如“一位老奶奶去河边洗衣服,一位老奶奶去院子里拔草。”等与此不同。以下的同类分析说明从略。)

表工具时:

(62) 打电话订了机票。

*打一个电话订了机票。

表指标时:

(63) 小家伙才三岁,就会打电话了。

*小家伙才三岁,就会打一个电话了。

表处所时：

(64) 把鱼盛在碗里，把鸡盛在盘子里。

?把鱼盛在一个碗里，把鸡盛在一个盘子里。

2.13 “数”可分为“一”和“一以外的数”两类，从类型学的角度看，值得注意的是，数是“一”时，汉语需要“一+量”，而日语不需要「一つ」等的现象。如大河内康宪（1985）、古川裕（2001）论及的现象。“一”以外的数量成分，如陆俭明（1988）讨论的“盛碗里两条鱼、搁碗里三粒黄豆”、史有为（1997）讨论的“事例句”等，日语也需要同样的数量，没有语际（Interlingual）差异，本文不拟进一步讨论。

2.14 我们受中川正之·李浚哲（1997）的关于“日语的单数志向”的启发，认为数是“一”时，汉语需要“一+量”，而日语不需要「一つ」等的根本原因，在于汉日语名词的“数量默认值”不同。日语母语者默认日语的光杆儿名词是“有数”的，其数值是 [1]。与此相对，汉语母语者默认汉语的光杆儿名词是“无数”的，其数值是 [0]。

不论具体名词，还是专有名词，在使用的过程中，都可以看到由这一默认值的不同产生的语法形式上的差异。如：

(65) コーヒー [] 下さい。

请给我一杯咖啡。

?请给我咖啡。（如果是“在若干中饮料中选择一种”的语境的话，句式对“咖啡”没有“数”的要求，本句成立。但如果是在咖啡馆买咖啡时，表数量的成分必有。下例与此类似。）

(66) 『中日辞典』[] を買いたいです。

我想买一本《汉日词典》。

?我想买《汉日词典》。

- (67) 前から [] タクシーが来ました。

前面来了一辆出租汽车。

△前面来了出租汽车。

2.15 运用名词的数量默认值的概念，可以有效地解释汉语在表世界上唯一的事物的名词（即专有名词）前也需加上数量成分、而日语不需要的原因。如：

- (68)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東の空がしらみ、太陽がさし昇る。中国に毛沢東が現われている。

- (69) 海里升起了一轮红日。

海の中から真っ赤な太陽が昇ってきた。

- (70) 这是中朝边界一座有争议的山，中国叫长白山，朝鲜叫白头山。

これは中朝国境の係争中の山で、中国では長白山、朝鮮では白頭山と呼んでいる。

毛泽东、红日、长白山都是世界上唯一的，但作为汉语的名词，它们同样没有“数”，而表存现的结构需要它们标明数量，所以必须加上“一+量”。再如：

- (71) 老两口有一个独生女，今年十八了。

老夫婦には一人っ子の娘がいる。今年は18歳だ。

在词义上，“独生女”就是“一个女儿”，但是作为名词，它和“女儿”、“儿子”等一样，数的默认值也是0。因此，在这一结构中，也需要加上“一个”。

- 2.16 “盛碗里鱼”、“扔河里石头”、“来这儿人”、“掉地上钱包”不能说，而

与之相对的「碗に魚を盛る」「河に石を投げる」「ここに人が来る」「地面に財布を落とす・財布を地面に落とす」都能说的原因，也在于汉语的“鱼、石头、人、钱包”都没有数的默认，而日语的这几个名词，都有「1」的默认。因此，汉语需要分别加上数量成分，改为“盛碗里一条鱼”、“扔河里一块石头”、“来这儿一个人”、“掉地上一个钱包”才自然能说；而日语如果也加上「一つ」反倒不自然了。

“吃了饭”“看了书”等只能包容在句内，不能独立成句的原因，也是因为这一句式要求充当宾语的名词“有数”，但“饭”和“书”同其他名词一样，没有数的默认。如果在它们前面加上数量成分，变为“吃了一碗饭”“看了一本书”就能独立成句了。

3. 形容词默认值对汉日语语法、语用的影响

3.1 一般认为，汉语和日语的形容词都可以直接做谓语，而不需要借助系词（copula）“是”或「です」。在教学中还有一种颇有代表性的说法，认为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形容词，除了表对比时以外，单独做谓语都有些不自然，前面往往要加上某些程度副词或要依存比较的语境等，如下面的(72)~(80)。

(72) ? 今天热。

今日は暑い（です）。

(73) 今天很热。

今日はとても暑い（です）。

(74) 今天不热。

今日は暑くない（です）。

(75) 昨天冷，今天热。

昨日は寒かったが、今日は暑い（です）。

(76) 明天可能热吧。

明日暑くなるでしょう。

(77) 明天也不会热。

明日も暑くなるはずがない(です)。

(78)? 地道的四川菜的麻婆豆腐辣。

本場の四川料理のマーボー豆腐は辛い(です)。

地道的四川菜的麻婆豆腐特别辣。

(79)? 家乡的风景美丽。

故郷の風景は美しい(です)。

家乡的风景非常美丽。

(80)? 春节的时候孩子们高兴。

お正月の時子供達は嬉しい・楽しい(です)。

春节的时候孩子们最高兴。

3.2 在做谓语无需借助系词这一点上，汉日语的形容词基本上一致，但也有微妙的差别。汉语的形容词做谓语的肯定句，不能用“是”，不能说“今天是热”；形容词前没有副词的否定句也不能用“是”，不能说“今天不是热”。但是如果程度副词修饰，则可以说。如“今天不是很热”。通过(79)、(80)不难看出，这一现象和形容词的音节数无关。

日语的形容词虽不需借助「です」做谓语，但不论是肯定句还是否定句，做谓语时都并不排斥「です」，可以与之同现。

在单独做谓语这一点上，汉日语不同，日语形容词完全自由，不受限制；汉语的形容词要借助于其他条件。这促使我们考虑两个问题：

[1]. 为什么汉语形容词的肯定形式单独做谓语不自然, 而日语的形容词自然?

[2]. 为什么日语的形容词做谓语不排斥系词?

形容词是语言中的主要词类, 对语言研究和教学、习得来说, 科学地解释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意义自不待言。

3.3 我们认为, 形成上述差异的原因在于汉日语形容词的程度默认不同。汉语形容词表抽象的性质或状态, 不被默认有程度量; 而做谓语陈述特定的主语所表示的事物时, 要求有某种程度的具体化, 所以需借助程度副词、否定副词、助动词等或对比句式。日语的形容词被默认具有一定的程度量, 日语母语者说出或听到「今日は暑い」「故郷の風景は美しい」时, 对「暑い」「美しい」的程度有共同的理解, 所以不必借助副词等。我们推测, 日语程度副词所表示的程度系列, 包括形容词的零形式, 其排列顺序可能是:「少し < 形容詞ゼロ形式 < とても < 非常に < 最も」, 而汉语的程度系列, 可能是“有点儿 < 很 < 非常 < 最”等, 不包括形容词的零形式。由于日语的形容词被默认有一定的程度, 表有具体程度的性质或特征, 这使其“量化”, 可以作为判断的对象, 所以做谓语时不排斥判断动词, 即系词「です」。这一看法可通过汉语的形容词受副词修饰后就可与“不是”共现, “今天不是很热”等做旁证。

3.4 语言学界所熟知的 De·Saussure 的名言指出: 不同语言里的相同的词, 可能有相同的意义, 但不一定有相同的价值。大河内康宪(1997)以情感形容词为例, 指出了汉日语的一些形容词在意义和用法上的差异, 以至有些作为词典词似乎可以在两者之间划等号的形容词, 在实际运用中甚至难以对译。我们在资料搜集的过程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现象, 认为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是由两种语言对形容词的默认值不同造成的。这一不同主要表现为“默认范围不同、默认主体不同、默认对象不同”等。

3.5 作为默认范围不同的有代表性的例子可举出“寂寞”和「寂しい」这一对形容词。汉语的“寂寞”是“孤单、冷清、清静”，其使用范围限于“心情”和“环境”，而「寂しい」被默认的使用范围除了“心情”和“环境”之外，还包括“数量（的不满足）”。例如：

(81) なんで給料日前は財布の中が寂しいの？

* 为什么发工资之前钱包里寂寞？

为什么发工资之前钱包里空荡荡的？

(82) 髪の毛が寂しいと思う方は要注意。

* 觉得自己头发寂寞的人要注意。

觉得自己头发稀少的人要注意。

(83) うなぎ1枚で2人分にしましたので、少々寂しいです。

* 一条鳗鱼两个人分有点儿寂寞。

一条鳗鱼两个人分有点儿少。

词的使用范围的默认和词义是一个连续统 (continuum)，有的词典已经将「寂しい」数量用法纳入词义。但由于这类用法源于类似文学表现的比喻，非母语的人难以建立联想，更难以与自己母语里的对应词联系起来，因而容易造成习得和使用上的困难。在这个意义上，从使用范围默认的角度加以解释，对于学习者和教育者是有参考价值的。

3.6 默认主体的不同主要体现在表情感的形容词上。如大河内康宪（1997）所指出的「猫がかわいそう」虽可译成“猫可怜”（如前所述，汉语译句或以加“很”为宜，这里为做形容词本身的对比，姑且不加。下同），但汉语至多表现的是“猫的状态、属性”，而日语强烈地表现出了说话人的感情色彩。也就是说，

“可怜”被默认的主体是“猫”，而「かわいそう」被默认的主体是说话人。浅山有贵（2004）认为，感情形容词谓语句的主语如果是第一人称，或说话者想要移入感情的第三人称，日语倾向于用「は」；如果是说话者认为的形容词的主体，则倾向于用「が」。如：

(84) 私はつらい。(引自浅山有贵 2004, 汉语译文为引者所加。(85)~(87)同。)
我难受。

(85) 先生はつらい。
老师难受。

(86) 母がいとしい。
妈妈可怜。妈妈可爱。

(87) 背中が痛い。
后背疼。

按照浅山的观点，(84)是我觉得「私」「つらい」，而(85)是“我觉得「先生」「つらい」。(86)「いとしい」的是「母」。(87)「痛い」的是「背中」。由此可见，「は」和「が」在这类句子里的分工，是日语对形容词主体的默认的形式化。即「は」句默认的主体是说话人；「が」句默认的主体是客体，也就是句子的主语。汉语对形容词主体的默认都是句子的主语，表达说话人的情感移入时，需采用“我觉得+（客体+形容词）”的形式。这是形容词的主体默认对汉语语法形式的影响。

3.7 默认对象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一些表评价的形容词上。例如“好吃”和「美味しい」这一对形容词。现代汉语普通话里的“好吃”是“味道好，可口”，其对象限于“经过检验的可食物”，而「美味しい」的对象不限于此，首先是也包括饮料，其次是还包括对未经检验的不知是否可食的东西。如：

(88) A : このキノコは食べられますか？

A : 这种蘑菇能吃吗？

B : 美味しいですよ。

* B : 好吃啊！

能吃啊！

(89) さつまいもは生のままでも美味しいです。ただ消化には良くない。

？地瓜生着也好吃，就是不好消化。（=对消化不好。）

地瓜生着也能吃，就是不好消化。

(88) 的 B 的回答并非“吃过，味道鲜美”的意思，只是“吃了也没问题”；(89) 的「美味しい」与此相同。在汉语的一些方言里，“好吃”也有类似的用法，但现代普通话里的“好吃”没有这样的对象默认，对应「美味しい」的这一用法，需要采用“助动词+吃”的组合形式。

4. 动词默认值对汉日语语法、语用的影响

4.1 对于汉日语动词默认值的异同，王占华（2015）等曾从“工具义素”、“结果蕴涵”、“位移句”等角度进行过讨论，只是没有导入“默认值”的概念，现在看其实很多都是默认值的问题。如汉语的“工具”类动词“切”、“锯”、“砍”“凿”“钻”“剪”等，分别默认使用一种特定的工具，而日语的「切る」默认使用多种工具以至于各种工具。

再如日语的「～した」默认“动作完成+目的达到”，而汉语的“动词+了”只默认“动作完成”，不默认“目的达到”。因此，汉语的“买了没买到”、“记了没记住”一类的说法，译成「買ったが、買えなかった」、「覚えたが、覚えられなかった」等就成了非句。

也如移动动词“来”和「来る」、「去”和「行く」，汉语默认“来、去”的无标主语既可能是起点，又可能是终点。例如：“老李来了一封信”既可能是

“老李给说话人寄来了一封信”，也可能是“老李收到了一封信”。“星海高中去了一个棒球队”既可能是“星海高中的棒球队到别处去了”，也可能是“某个棒球队到了星海高中”。日语对「来る」和「行く」的主语，没有这样的默认。

4.2 上文谈到的现象，显然都很值得从动词默认值的角度再做进一步的深入探讨，但是限于篇幅，本文只讨论关于动词的“表事默认”的问题。所谓“表事默认”，是指默认动词用同一个形式，既表示动作，又表示由这一动作构成的事件的现象。例如：

(90) a：张科长去参加那个展销会了。

b：去是对的。可以看到其他公司的新产品。

行くのが正しいのだ。他社の新製品を見ることができるから。

(91) a：你们家乡春节都吃什么？

b：刚才说了春节的玩儿，下面再谈谈吃。

先ほどお正月の遊ぶことを話したが、今度は食べることを話してみよう。

两句 a 中的动词都表动作，是动词的标准用法；b 中的动词分别是指“去这件事”、“玩儿、吃这件事”的，汉语对它们有“表事默认”，所以可以和表动作的 a 采用同一形式。日语对动词没有这一默认，动词表事时需借助形式名词「の」或者「こと」。

一部分汉语双音节动词，来自日语的「サ変動詞」，或与「サ変動詞」同形。例如：

(92) 艺术团的到来增加了这里的节日气氛。

芸術団の到来はここのお祭りの雰囲気盛りを上げています。

(93) 政府这个方案受到了很多人的反对。

政府のこの案は多くの人によって反対された。

(92) 的「芸術団の到来」是「サ変動詞」的名词形，(93) 是用动词的意译，这说明日语对双音节动词也没有“表事”的默认。

5. 结语

本文主要讨论了名、形、动三类实词的语义默认对语语法语用的影响，和日语进行比较，其他类词也有默认值不同的问题，拟留待今后讨论。本文中虽未多涉及语用，但由于默认值的不同造成的教学上不能通过的句子，很多是“不自然”句，并不是绝对不能说的非句，所以我们认为，与其说这种现象是语法规则的违法，不如说是语用范式的误用。采取这样的认识，在教学上就可以把这些误用的句子看成从学习者的母语到学习的目的语过渡的“中间语言 (interlanguage) 句”，让学习者通过它们了解把握两种语言的异同。

謝辞 本稿は、2021 年度交付を受けた松山大学特別研究助成による研究成果の一部である。

参 考 文 献

- 奥田靖雄 1994 「動詞の終止形 (その3)」『教育国語』第2、13号
 半藤英明 2006 「形容詞述語文の主語の立て方」『熊本県立大学文学部紀要』第12巻
 池上嘉彦 1981 『「する」と「なる」の言語学』大修館書店
 大河内康憲 1985 「量詞の個体化機能」『中国語学』232
 渡辺茂彦 1979 「“来”“去”と行く、来る」《北九州大学外国語学部紀要》38号
 宮島達夫 1989 「動詞の意味範囲の日中比較」『言葉の科学』第2集、むぎ書房
 宮島達夫 1994 『語彙論研究』むぎ書房
 古川裕 2001 「外界事物的“显著性”与句中名词的“有标性”-“出现、存在、消失与“有界、无界”」《当代语言学》第4期
 郭 銳 1993 「汉语动词的过程结构」《中国语文》第6期
 郭 銳 1997 「过程和非过程——汉语谓语句成分的两种外在时间类型」《中国语文》第3期

- 郭雲輝 1998 「中国語における限界動詞・無限界動詞とアスペクトとの関係」『お茶の水女子大学中国学会報』第17号
- 荒川清秀 1981 「中国語動詞にみられるいくつかのカテゴリー」『愛知大学文学会文学論叢』第67輯
- 荒川清秀 1986 「中国語動詞の意味における段階性」『中国語』9月号
- 陆俭明 1988 「现代汉语中数量词的作用」《语法研究和探索》(4)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木村英樹 1997 「動詞接尾辞“了”の意味と表現機能」『大河内康憲教授退官記念中国語学論文集』東方書店
- 内田慶市 1981 「結果補語と否定の射程」『中国語研究』20号。
- 彭広陸 2000 「“买了3年没买到”をめぐって」『荒屋勸教授古希記念中国語論集』白帝社
- 浅山有貴 2004 『現代日本語における「は」と「か」の意味と機能』第一書房
- 三原健一 1998 「数量詞連結文と結果の含意」『言語』1. 6. 7. 8号
- 沈家煊 1995 “有界”和“无界”，《中国语文》第5期
- 史有为 1997 「数量词在动宾组合中的作用」《中国语言学报》第8期
- 孙朝奋 1994 「汉语数量词在话语中的功能」《功能主义与汉语语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 汤廷池 1979 「“来”与“去”的意义和用法」《国语语法研究论集》301-320页学生书局
- 吴继光 1998 「工具的句法表现及其他」《现代汉语配价语法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 王占华 2015 『语义蕴涵与句法结构及话语理解』朋友书店
- 王占华 2017 『基于比较的汉语教学法』朋友书店
- 王占華 有働彰子 2003 「了」の使用における語用論的解釈——「た」との対照の視点から」『現代中国語研究』第5期
- 徐 杰 1993 「“工具”范畴和容纳“工具”范畴的结构」《汉语描写语法十论》河南教育出版社。
- 影山太郎 1996 『動詞意味論——言語と認知の接点』くろしお出版 中訳《动词语义学——语言与认知的接点》(于康·张勤·王占华译)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 中川正之 李浚哲 1997 日中両国語における数量表現と名詞『日本語と中国語の対照研究論文集(上)』くろしお出版